



星海集萃

作者简介

李辉,1956 年生于湖北随县,1982 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媒体行业,先后任职于《北京晚报》文艺部与《人民日报》文艺部,从事副刊编辑工作至2016 年退休。其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退休后致力于副刊文献整理。

找回历史细节

〔李辉〕

世纪之交,百年回眸,千禧之年……人人争说世纪末,或者展望新世纪都陶醉在诸如如此的词语之中了。仿佛只是到了如此关节,日月起落季节转换才开始真正具备历史意义;仿佛过去以往的岁月流逝,仅仅是为了这一时刻的引人注目,为了在无限延伸的时间行程中凸显出孤傲身影。

这是可以理解的一种情形。还有什么时候能够比走近世纪末并跨入新世纪门槛时更让人感到“历史沧桑”的含义?似乎只有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才更深切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与人生、社会的变迁。

然而,我又想,其实历史每时每刻都以同样的步履行走着,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那一天,也不过是同样的日升日落,不错,世纪转换时刻的欢呼雀跃当然会令人有一种别样感受,但假如仅仅是将之纳入流行或畅销之类的炒作,或者虚张声势、不切实际地来一次新的千年、新的百年展望,用一些空洞美妙的词句来掩饰思想的苍白,那么,还不如扎扎实实站在现实土壤上,在斑斓缤纷、扑朔迷离的背景中,冷静、客观地把历史细细梳理。唯此,展望或者梦想,才不至于过于空泛,过于一厢情愿。

依我看,对新千年最好的献礼,莫过于对历史来一番认真细致的梳理。这就需要更多的人走进回望往事找回历史细节的行列。梳理历史诚然需要宏观描述和概念的归纳,但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大量的历史事实、细节之上,不然就会容易失之于片面、笼统,甚至虚假。时间从来不会有季节省略,历史当然也不应该有空白。用更多的历史档案和回忆来填充被人们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空白,这便是我这几年为何先后参与策划“火凤凰文库”和主编“沧桑文丛”的原因。

最近,我又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支持,计划再主编一套“历史备忘书系”。这是以往两套丛书的自然延伸,同时又有所侧重与发展。我曾有过主编“民间档案”和“个人记忆”两套丛书的设想,如今“历史备忘书系”合二为一,试图为行将过去的世纪,留下多层次、多角度、具有民间性、最具个人化的史实记录。

“历史备忘书系”将更强调“民间档案”的特点。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名气无大小之分,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命运,或悲、或喜、悲喜交替,生活的原生态,常常更能反映出历史的本相,因之各种作者均有选择的必要与价值。形式也可多种多样,日记、信件、交代、采访实录、回忆录、视内容而定。而且我相信,原本不起眼的个人记录,愈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是一团混沌,是错综复杂的有机构成,那么,唯有方方面面上下下下各式各样的记录,才有可能接近其原貌,才有可能在繁多细节中凸显出冰山下的一角。

我希望以这种方式参加到世纪总结的行列,也希望读者能够接受和喜欢这类并不取巧也不花哨的书。同时也欢迎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成为“历史备忘书系”的作者,用更多、更真实的细节来呈现历史。我相信,只有当更多的人不再盲目、不再遗忘历史,那才到了真正为新世纪打点行装的时候。

(原载2000年1月13日《大连日报》D3版)

纪实

外卖骑手的“蝶变”

〔易思萍 刘乾貽〕

他不是明星,却以奉献和热爱点亮自己的人生之路。从背着帆布包的滨城骑手,到带领150人队伍的“流动哨兵”,他的蓝骑掠过鲁迅路的梧桐、春海社区的老楼,把个人的蝶变,织进了大连这座城市的精神年轮,更照见新就业群体在平凡岗位上用坚守与善意书写不凡奋斗路。他就是去年光荣地被评为助人为乐类“中国好人”的胡云平,大连市中山区海军广场街道春海社区“海之骑”志愿服务队队长、外卖骑手。

从“谋生者”到“奋斗者”的觉醒

2017年9月的大连,秋风吹散了最后一丝暑气。从丹东宽甸农家走出来的胡云平,只身站在“饿了么”大连中山站站点门口,二手电动车的车座还带着前任骑手的温度,帆布包里的换洗衣物裹着他“安稳”的全部期待。

大连这座城市,从不缺为生活奋力打拼的人,1958年大连造船厂铆焊班长赵振英站在“跃进”号甲板上时,手中握着的焊枪是谋生工具,眼里藏着的也是不服输的劲头。胡云平此刻握着电动车把手的模样,与当年的赵振英隔着时空遥相呼应,同样是在这片土地上,为了生活与梦想开启奋斗征程。

天还未亮,胡云平的电动车就划破了街巷的寂静。他沿着人民路、鲁迅路反复“扫街”,把小区侧门的位置、商铺取餐口的高度,一笔一画记在旧笔记本上——那本子的纸页边缘卷着毛边。

百年前的大连港,工人们在红砖墙上刻下“中国工人不是牲口”的炭痕痕迹,是在压迫中争取尊严、努力扎根的见证。而胡云平这本记满路线的笔记本,同样是在陌生城市里,为了站稳脚跟、做好工作留下的印记,不同的时代,同样的坚韧与执着,都藏在这些朴素的痕迹里。

“小时候放牛要盯紧牛群,现在送外卖要盯紧路线。”他常对着配送App

练习接单,手指在屏幕上划得发烫,直到闭眼就能想起每一步操作。深夜的出租屋里,折叠桌上的笔记本摊开着,灯光下,三角符号代表堵车点,圆圈代表老人家庭,这些歪歪扭扭的标记,比任何地图都精准——因为那是用脚步丈量、用真心标注的“生存指南”,也是“奋斗者”最初的模样。

2018年,台风天的大连,马路上积起了没脚踝的水。胡云平骑着电动车在水里慢慢挪,突然车轮一滑,连人带车摔在路口。膝盖磕在硬邦邦的马路牙子上,疼得他直抽气。但他没顾上揉伤口,第一反应是爬起来抱住送餐箱——打开一看,里面的汤还是洒了大半。

他没多想,赶紧给顾客打了电话道歉,又自掏腰包重新订了一份送过去。等忙完回到站点,站长递来一杯热姜茶,捧着杯子的手暖了,眼眶也跟着热了。他蹲在门口喝完茶,声音还有点哽咽,却透着股倔强:“明天我还能跑早班。”

这一年,他送了上万单外卖,只有3单因为极端天气超时,99.98%的准时率背后,是暴雨天里的小心翼翼,是寒风中裹紧外套的坚持。对他来说,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只是不想辜负顾客的期待,不想砸了自己的饭碗——这份简单的“靠谱”,就是他对工作最实在的坚守。

“一个人”到“一群人”的跨越

2020年的一个深夜,胡云平在站点里写下入党申请书:“以前觉得党员在新闻里,现在才知党员就在身边。”字里行间满是“想成为他们”的渴望。这不是一时的感动,而是“谋生者”向“奉献者”的蝶变,更是新业态新就业劳动者对“组织”的信赖。

2022年,春海社区党委在骑手驿站设立的“红色书架”,成了蓝骑士胡云

平的“充电站”。送单间隙,他每次坐在“党课进站点”的第一排,笔记本上记满“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基层治理人人有责”——这些文字,一点点铸牢他的“主人翁”意识。

在春海社区党委支持下,“海之骑”滨城志愿服务队成立。12名骑手穿着蓝色马甲,在社区广场举起旗帜的那一刻,胡云平说:“送温暖比多送两单更有意义。”独居的李奶奶腿脚不便,骑手们成立“爱心送餐组”,冬天用两层保温袋裹着餐盒揣怀里,雨天提前半小时出门——那保温袋里的热饭,是对老人的牵挂。这一切虽平凡却温暖,把“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了“一群人的守护”。

从“外卖骑手”到“城市哨兵”的升华

2023年夏天,春海社区座谈会上,社区党委书记林原有这样一番感慨:“老旧小区缺双‘眼睛’盯着……”这句话像一粒种子落在胡云平心里。他看着墙上标注着骑手路线与老人家庭的手绘配送图,突然意识到:天天跑街巷的骑手,就是社区需要的“流动哨兵”。

接下来的一周,胡云平每晚对着大连地图和社区网格图琢磨,把75名骑手的配送路线拆解成12个“流动网格”。在队员大会上,他举着网格图动员:“咱们既能挣钱,又能为城市出力!”骑手们的响应声,像大连港氢能集卡加氢时的轰鸣,充满力量。

“骑手网格化”模式推行后,大连的街巷里多了无数双“眼睛”。2024年达沃斯论坛期间,骑手小王在火锅店取餐时,发现后厨煤气管道有老化裂纹,他立刻拍照发给胡云平。胡云平没顾上手里的订单,先拨通社区电话上报隐患。他们第一时间处理城市安全隐患的举动,是对居民安全的责任守护,这份在平凡岗位上的担当。正是这崭新

就业群体对“责任”二字的生动诠释,也让工人阶级的担当在时代变迁中始终清晰可见。

胡云平在推动新就业群体参与社会治理时,也时常琢磨着骑手们的难处:夏天难歇脚、冬天难热饭,孩子无人看管。2023年,他向社区提议建“骑手驿站”。很快,24小时智能驿站里,沙发电视、冰箱书柜、“骑士套餐”保温柜、“海之娃”托管空间一应俱全。就像当年大连港为辛苦工作的工人搭建休息区一样,这个驿站也满是“家”的温暖,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党委政府对劳动者的关怀始终是不变的底色。

2025年8月,当“中国好人”的荣誉落在胡云平身上时,他依旧骑着电动车穿梭在街巷,车筐里的保温餐盒还装着给李奶奶热的饭。

“我还是那个送外卖的胡云平。”他笑着说,蓝色马甲上的“海之骑”徽章,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蓝光不息,薪火相传

从2017年到2025年,从帆布包到“中国好人”证书,胡云平的蝶变,不是一个人的传奇,是千万个新业态从业者的缩影。他的蓝色马甲,与大连造船厂的钢花、大连港的氢能水珠、大机车的零碳火光,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工人阶级”的群像——这群像,延续着1921年“红船”北上时的星火,传承着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时的初心。

当胡云平带着“海之骑”队员无偿献血、街头清扫时,他们的蓝色身影,像流动的星光,照亮了大连的街巷。今天,中国工业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芒,彰显国家实力。胡云平等新就业群体的坚守与奉献,正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精神纽带,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工人”的坚守与奉献,永远是照亮民族前行的“星火”,永远是书写时代辉煌的“笔锋”。

诗歌

风是唯一的地址 (外一首)

〔李超〕

1

在大连,我学会
用浪花的节奏呼吸
海鸥掠过的弧度
勾勒出比远方
更远的思念
你在4500米处
把雪当作唯一回答
我往海里投了
一枚石子
你眨眼时那便有
一朵云碎了

2

大连的吻是咸的
那曲的吻是稀薄的
我们隔着
海平面与雪线之间
那道永远无法
越过的风把信寄
给鹰。鹰把信译成
海拔标点。而风
是唯一不需要地址的
邮差

3

你问我
海是什么颜色。我指给
你看纳木错
你问我高原有多高
我让你听
大连港的潮声
我们各自在彼此
看不见的地方
用同一频率
练习拥抱

风从马背上来

1

八月的风
是草原煮沸的呼吸
马蹄落下去
草浪就站起来
千万面旗帜
在同一个方向飘
牧人把云系在腰上
一声吆喝
天就生生矮了三分

2

海拔五千米以上
草不肯长太高
怕遮住赶路的星星
帐篷里飘出的歌
比酥油茶还烫
落在草尖上
就结成了露水
赛马节过去以后
草原会安静
像一个人把心跳
还给大地

3

草在等什么
马在等什么
整片草原都在等
那一声号角
直到少年翻身上马
风才找到方向
所有的草都朝着
同一个方向
伏下去

故乡鸟鸣

〔杜建华〕

我总是回想故乡的鸟鸣
在故乡,无论白天或黑夜
我总能听得到
在高处,在院子周围的树上
传来清晰、悠远
动听而稀疏的鸟鸣
但我看不到鸟儿的身影

在树叶的屏障里
我感觉到这些鸟儿都很孤独
我听得懂它们的鸣叫
不同的叫声代表不同的鸟类
每一声鸣叫都纯净到没有杂质
我似乎感觉每一种鸟
就只有一只

它们的叫声不像是在谈情说爱
而是在表达思念
我知道故乡的人少了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故乡的鸟儿也少了
几时的叽叽喳喳声
再也听不到了……

散文

仲夏广鹿岛

〔殷君发〕

正是仲夏,怀揣明媚的心情,跨长空,经山海,高铁、飞机、汽车、轮船齐上阵,把我们十多人从天南地北投送到大连广鹿岛。鲜咸的风从广阔的海面吹来,海浪一节一节拍打沙滩,无论是低吟浅唱还是轰鸣如雷,都是黄海给我们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

在船上,我们就领略了海鸥的热情。从杏树屯港坐船,到广鹿岛50分钟的航程。庞大的海鸥群一直与船伴飞,它们扇动大翅膀,围着轮船低飞、高飞、盘旋、俯冲,鸣叫声与马达声、风声、海浪声交织,以高亢的旋律奏响黄海交响乐。我们平时鲜有机会近距离见识海鸥的真面目,大家兴致极高。我离开船舱,登上甲板,迎着海风,高举脖颈,海鸥群起,欢呼着追逐着,仿佛面前是一场饕餮盛宴。欢乐是会传染的,这不,我们染上了海鸥带来的“欢乐菌”,与海鸥一起欢呼、合影,把笑容融进海的怀里、定格在相册里。

广鹿岛的气候“夏不酷热,冬少严寒”,最热的8月,平均气温也只有23.8摄氏度。这里的太阳,像被海风一丝一缕抽离热度,风吹在大片拔节的苞谷上,吹在玛瑙般淡黄色的杏子上,吹在埋头吃草的羊身上,吹在我们的脸上,犹如纤细的绸缎丝滑拂过,留下馨香,带走浮躁,湿润和凉爽成就了避暑的天然福地。

赶海是广鹿岛居民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凌晨4点,在南方正是休息的大好光景,我却被断断续续的对话和不时出现的电动摩托车的声音吸引。掀开彩虹滩露营地民宿的窗帘,竟然天色大亮,瞬间来了兴致,换上长袖衣服,迎着凉爽的海风,跟上渔民的脚步去赶海。从广鹿岛石碑到廊桥尽头的灯塔,700米的距离,我就把自己置身在陆地和大海共同的尽头。渔民将自制的软梯一端在廊桥水泥护栏上系紧,另一端甩到离廊桥七八米高的海滩上,把随身携带的鱼叉、网兜等工具扔下去,沿软梯一级一级下到海滩,走向大海,在浅滩上讨生活。这时的大海,是宁静的、包容的。一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将带着自己的“战利品”,从浅水区回到岸上,跟商贩交换自己劳动成果,灯塔将见证他们收获的欢笑,贝类、鱼类、软体类海鲜,是大海对勤劳的奖赏。

